

序章



樹

林邊緣的刺藤叢窸窣晃動，一隻貓從裡面鑽了出來，戒慎地掃視四周後，橫越綠草如茵的廣闊原野，朝遠處另一座樹林走去。耀眼的新葉季陽光灑落在田園與圍籬拼湊而出的景致上。兩腳獸的巢穴聚落緊挨在轟雷路旁。

儘管現在還只是新葉季，但陽光已經很強烈。這隻貓兒被耳邊嗡嗡飛舞的蒼蠅惹得心浮氣躁，不耐煩地抽動起耳朵。到樹林裡應該就會涼爽些了，這隻遠行的貓心想，接著稍停片刻舒展疲憊的四肢。就快到了，過了前面幾個山頭就是了……

但他還沒走到布滿樹蔭的林子，便聽到一聲刺耳的嘶吼聲，附近的圍籬底下突然衝出一隻貓來：那是一隻清瘦、帶有灰色皮毛，而且耳朵被咬掉一塊的頑固公貓。

「你在這裡做什麼？」公貓盤問：「如果你想找地方休息，到別處去找。這裡是我的地盤，周圍的獵物也都歸我。」

遠行貓停下腳步，眯眼上下打量這隻公貓，「你的地盤？你是說你住在這個圍籬裡面？」

「不是，我是從那邊的農場過來的，」從刺藤圍籬上方望過去，一座巨大的兩腳獸巢穴清楚可見，公貓朝那方向揮動尾巴。「我不希望有陌生的貓擅闖進來。趕快走，否則休怪我不客氣。」他張牙舞爪，怒氣沖沖地蓬起滿身癩痢的雲灰色皮毛。

遠行貓條地往後壓低身體重心。雖然已經很久沒有使用打鬥技能……但我可不會這麼輕易就被這隻癩痢皮嚇唬到。「我只是路過而已，不會威脅到你獵食。」

農場貓哼地一聲，把頭歪到一邊，不相信對方的話。「你該不會和那群湖邊的貓是同一夥的吧？」他質問。

遠行貓語帶警覺地反問：「你為什麼會這樣認為？」

「因為我以前看過他們從這裡經過，」灰色公貓回答：「喔，我躲在他們看不到的地方，聽到他們在談論有關山裡的事，」他轉動眼珠說：「誰會想要大老遠跑到那裡去？難道他們住的地方都找不到食物了嗎？」

「也許他們找的不是食物，」那隻貓語帶不屑地說：「生命之中還是有其他事可做，你懂嗎？」

農場貓坐下來，用後腳搔搔耳朵。「有什麼事可以做？」他輕蔑地喵聲說：「難不成是要癡望著星星，想像祖靈對你有所回應嗎？」他看到遠行貓露出訝異的表情，緊接著說道：「我已經聽過太多有關山另一頭的事了。只要他們不來煩我，我才懶得管那些貓的閒事。他們大可——」

「對啦，只要他們不來跟你搶獵物，做什麼都行。」遠行貓打斷農場貓的話，從他身邊擠過去，繼續趕路。

灰色公貓跳起來跟了過去。「你是他們的同夥，對吧？」他窮追不捨，「我感覺你很眼熟。」

「也許吧，」遠行貓抽動頰鬚說：「不過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後來去了哪裡？」農場貓忍不住好奇地問：「該不會是迷路了吧？」

「喔，才不是，」這隻陌生貓暗暗發出不以為然的笑聲，「我認路功力可是一流的。」

農場貓退開，看著這隻陌生貓一步步往林子走去。他搖搖頭跑回農場，掃動尾巴，消失在圍籬底下。

長途跋涉的貓走進樹林，想找個地方當作臨時的窩，但四肢卻隱隱感到不安，樹根下似乎找不到適合築窩的空隙。此刻一隻老鼠從草叢裡鑽出來，啃嚙掉落的草穗。遠行貓想起早已忘得一乾二淨的訓練動作，擺出獵姿，飛撲過去，大掌一揮將老鼠擊斃。但那沒有生命的癱軟肉體實在提不起他的胃口，他扒了幾把泥土蓋在老鼠上面便離開了。

儘管已接近黃昏，遠行貓仍馬不停蹄地趕路上山，加快腳步穿過草木參天的林地。

已事隔了這麼久，不知道那些最令我難以釋懷的貓是否還在那裡？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這隻貓走出樹林，來到一處荒煙蔓草的山巔，火紅的太陽倒映在底下的湖面，把湖水染成一片血色。這隻陌生貓抬頭一看，星族戰士已陸陸續續在天空綻放光芒。

遠行貓深深吸了一口氣。**我已歸來，復仇即將展開。**



第一章

隨著夢境遁入黑暗，松鴉羽醒來，打了一個大呵欠，全身顯得沉重。他在窩裡坐直身體，感覺全身被長春藤蔓纏住似的動彈不得。雖然新葉季還沒過完，但天氣已經比平時燥熱，四處飄散著獵物與青蔥翠綠的香氣。喧鬧聲從隔絕巫醫窩與其餘岩石山谷的刺藤叢傳進來：許多正忙著集合的貓兒們，紛紛發出腳步聲響和興奮的竊竊私語聲，準備展開一天的巡邏任務。

但松鴉羽無心感受族貓們的興奮氣氛。雖然和同伴們從部落歸來已經一個月，但他心頭仍是一片冰冷淒涼。他的腦中滿是山裡的景象，大雪覆蓋，無盡綿延的山峰，淒冷地映著冰藍色的天空。特別是想起某一個畫面時，他的肚子便不由得開始抽痛起來：一隻綠眼的白貓露出悲傷的眼神凝視他許久，最後轉身沿著崖頂離去，底下的瀑布轟隆轟隆作響。

松鴉羽甩甩頭。我是怎麼了？那已經是很

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一輩子從沒有脫離過部族生活，但為什麼還會有種若有所失的感覺？

「嗨，松鴉羽，」松鴉羽聽到薔光模糊的呼喚聲，心想她一定是在存放草藥的岩縫中埋頭工作。「你終於睡醒了。」

松鴉羽咕噥回應。薔光也是另一個讓他頭痛的問題。他還記得當時獅焰告訴他薔光在他返回山裡的期間所做的事：後腳不良於行的薔光，不甘於成天只能待在山谷裡，竟然說服手足蜂紋帶她到森林採草藥。

「然後在途中遇到一隻狗兒，」獅焰告訴他：「四肢健全的貓都未必能逃得了，更何況是薔光。要不是我和蟾蜍步把狗兒引開，她早就被碎屍萬段了。」

「鼠腦袋！」松鴉羽斥責道：「為什麼她要去做這麼危險的事？」

「因為她認為自己一無是處，」獅焰解釋道：「你可以多分一些工作給她嗎？我跟煤心答應要幫助她找到在族裡的合適角色。」

「你們沒有資格在沒有和我商量的情況下，就擅自答應她任何事，」松鴉羽斥喝：「你是要我收她做見習生囉？我才不要什麼見習生！」

「我不是這個意思，」獅焰無奈地抽動尾梢，並喵聲說：「但你有辦法派給她更多有趣的工作，不是嗎？」

松鴉羽雖然不情願，但還是照手足的話做了。他必須承認薔光很容易教。她長時間待在巫醫窩，已經學會了很多。

她其實還滿有用的，他不禁心想，在整理草藥時，她的手腳又快又靈活，把枯葉放到池子

浸泡的工作也做得很好，而且不會搞得葉子掉滿地。

「松鴉羽？」薔光的聲音把松鴉羽的思緒拉回現實。他先是聽到她拖動身體的聲音，然後她說話的聲音變得更清晰，似乎是將頭探出了石縫。「你還好吧？你一整個晚上都翻來覆去的。」

「我沒事，」松鴉羽喃喃自語，不想再去回想那些可怕的惡夢。

「金盞花快用完了，」薔光繼續說：「你們從山裡回來的時候，為了治療鴿翅身上的抓傷，我們用掉很多金盞花。需要我叫亮心去採一些回來嗎？」

「不用了，我去就好了。」松鴉羽碎碎念道。

「好，」薔光興高采烈地說：「那我繼續整理草藥。喔，對了……」

松鴉羽聽到年輕母貓一拐一拐走過來的聲響。她把一個東西塞到他面前，然後問道：「你等一下路過廁所時，可以順便幫我把這個東西扔掉嗎？它不小心卡在草藥貯藏室後面。」

松鴉羽伸長脖子，鼻子湊過去觸碰這團混著草藥碎屑的毛髮。當他認出毛髮散發出的淡淡氣味時，當場愣住。

「誰會把一撮舊毛髮放進草藥堆裡？」薔光繼續說：「它應該在裡面很久了。我想不出誰有這樣的氣味和毛色。」

松鴉羽沉默片刻，聞了一口妹妹的氣味，她至今仍杳無音訊。他好渴望回到和冬青葉與獅焰一起玩耍、一起訓練的時光，那時的他們對預言一無所知，也不用管松鼠飛和葉池的謊言。

我不知道冬青葉的毛髮是怎麼跑到貯藏室裡去的，他心想，早知道第一次發現它的時候，

就該把它丟掉，不應該等其他貓來發現。

「不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薔光喵聲說：「說不定是其他部族的貓跑進來偷草藥，」她強忍住喵喵的竊笑聲，「搞不好是小貓偷跑進去藏的。」

「我哪知道？」松鴉羽對自己的回憶被打斷感到不悅，於是沒好臉色地說：「妳的想像力也未免太豐富了吧。」

松鴉羽為了避免薔光發現，刻意轉過身，偷偷將這撮毛髮塞進鋪床的青苔，隨後站起身。「我要出門採金盞花了。」他喵了一聲，步出睡窩。

他還沒走到六步外的空地，便聞到了蜂紋的氣味，這隻年輕的公貓隨即出現。「我正在找你，」蜂紋連忙說：「我真的很擔心鴿翅。」

「為什麼？怎麼了？她的傷口不是已經痊癒了嗎？」

「我不是要說這個。她一直做惡夢——昨天也是尖叫著醒來，口中不停碎碎念著什麼巨鳥、大雪之類的。」

松鴉羽努力忍住脾氣。目睹鷹爪被老鷹抓走那一幕確實很可怕，但鴿翅也未免太膽小了。

「你是怎麼知道的？」他問蜂紋。

「我的睡鋪正上方有個漏洞，」年輕公貓回答：「戰士窩裡沒有多餘的空間，所以我就想說到見習生窩跟鴿翅和藤池擠幾個晚上。但是鴿翅每天晚上都在做惡夢，有可以讓她止住惡夢的草藥嗎？」

松鴉羽能感受到蜂紋心中翻騰的焦慮。「世上沒有任何可以消除回憶的草藥，」他喵聲

說：「只能學會坦然接受事實。」我們不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嗎？他在心裡暗暗地說。

「可是——」蜂紋開口反駁。

空地傳來棘爪的聲音，打斷他的話。「喂，蜂紋！你還不趕快加入狩獵隊，栗尾已經在等了。」

「是！」蜂紋大聲回應，「來了！再見，松鴉羽！」接著快步跑開。

松鴉羽隨後往見習生窩走去。因為戰士窩過於擁擠，所以鴿翅和藤池才會跑到那裡睡。他發現棘爪已早他一步先到，於是停下腳步。

「藤池、鴿翅，還不趕快起來！」雷族副族長把頭探進窩裡，並大聲斥喝，「妳們又睡過頭了。」

松鴉羽聽到發牢騷的喵聲；幾個心跳的時間後，這兩隻母貓才晃頭晃腦地走出來。

「妳們兩個的模樣真是糟透了！」棘爪喵聲說，語氣充滿了嫌棄。「我從沒看過毛髮亂成這副德性的貓！妳們晚上是打獵去了嗎？」

雖然松鴉羽無法看到她們的模樣，但他抽動鼻子，可以感覺到這兩隻貓滿身灰塵、蓬亂的皮毛，不時散發出恐懼。他很清楚她們睡不好的原因：他才剛從蜂紋口中得知鴿翅作惡夢的事，而藤池則是每晚都到黑暗森林報到，與那些被星族放逐的貓一起參加訓練。

我希望她可以向我吐露更多在那裡發生的事，松鴉羽心想，但並沒有——她只說一旦有事發生，會過來跟我回報。

「何不讓她們到我窩裡檢查檢查，」他建議棘爪，希望能有機會私下套出這兩隻貓的隱

情。「說不定她們身體出了什麼毛病……」

松鴉羽發現自己的話被在場的貓當成耳邊風，此刻傳來白翅急忙趕來的腳步聲。

「棘爪，不要責怪她們！」白翅喵聲說：「她們已經很認真工作了，特別是現在族裡沒有半個見習生，」她停下來，仔細端詳兩個女兒，接著說：「我會協助她們完成今天的工作。」

「妳必須去執行邊界巡邏。」棘爪告訴她。

「可是我必須陪伴在女兒們身邊，」白翅抗議，「你可以派其他的貓去巡邏邊界啊。」

棘爪不以為然，「隨便妳。」他咕噥說了一句，接著趾高氣昂地走開。

「妳們現在馬上梳洗乾淨。」白翅邊說，邊狂舔藤池的耳朵。

「不要舔我！」藤池抗議，「我又不是小貓！」

「妳們永遠是**我的**小貓。」白翅告訴她，連忙轉向鴿翅，同樣在她身上快速舔了一番。鴿翅彈開，大喊：「住手！我是堂堂的**戰士**！我可以自己整理毛髮！」

「那就證明給我看呀。我們需要去採一些青苔給長老鋪床，」白翅讓女兒在一旁火速梳理皮毛，自顧自地繼續說：「切記千萬不能讓波弟的床出現任何一根刺，要不然就沒完沒了了。趕快！」

她催促她們來到營地入口，在還沒到荊棘隧道前，便看到火星帶領清晨巡邏隊迎面走來。松鴉羽的鼻子充斥著族貓們的氣味。棘爪從空地的另一頭跑來和他們會合，塵皮、雲尾和亮心緊跟在後。狐躍從獵物堆抬起頭，嘴裡叼著一隻老鼠，莓鼻高傲地走向巡邏隊，葉池和松鼠飛跟在後面姍姍到來。

小錢鼠和小櫻桃衝出育兒室，咚咚跑到空地，一個勁兒地撲到莓鼻腳邊，差點把他絆倒。

「小心點！」他喃喃地說，重新穩住腳步，尾巴輕輕拂過兩隻亢奮的小貓。

真沒想到莓鼻這個討厭鬼竟然是個好父親，松鴉羽覺得很納悶。

「是影族入侵嗎？」小錢鼠用尖銳的聲音問，「我們可以去作戰嗎？」

「我學會了一個很好用的招式！」小櫻桃大喊，立刻對著一片葉子猛撲，試圖用小小的爪子撕碎它。

「你們當然不能去作戰！」罌粟霜氣喘吁吁地趕到孩子面前，「你們現在連見習生都不是！」

棘爪繞過小貓，在族長面前停下來。「有任何異狀嗎？」他問。

「沒有，一切都很平靜，」火星回答；松鴉羽也跟著湊過去聽。「各部族間似乎是處於相安無事的狀態。」

「嗯，」刺爪同意；這隻虎斑貓跟著火星進入營地。「風族和影族除了重新標示氣味記號外，看不出有任何逼近邊界的跡象。」

「太好了！」亮心大聲表示。

松鴉羽可不敢這麼樂觀。他知道各部族間之所以保持著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是因為星族對部族邊界的壁壘分明。所有的戰士祖靈無不對每一隻貓耳提面命，希望他們遠離其他部族，除了自己的族貓外，誰都不要相信，並且準備好面對即將鋪天蓋地而來的可怕風暴。

至少雷族有三隻貓出現在預言裡，松鴉羽心想。**將有三隻貓，您至親的至親，星權在握。**

我、獅焰和鴿翅都屬同一個部族，這是否表示我們就能安然度過呢？

他舒展一下腳掌。失眠了一整夜，讓他四肢有些無力，但還是必須拖著四肢到山谷上方的金盞花圃一趟。此刻他想起了半個月前從殺無盡部落傳來的另一則預言。松鴉羽瞬間再次掉入黑漆漆、狂風呼嘯的山頂，橫屍遍野的死貓，閃著發光的眼睛直盯著他。尖石巫師的聲音似乎又幽幽地在他耳邊響起。

星兒們的末數已近，若想挑戰恆古不衰的黑暗勢力，三力量必須成為四力量。

松鴉羽從恍惚的幻影中清醒，再次被營地的氣味與聲音包圍。

我們該怎麼認出第四隻貓呢？當初也是歷經波折才找到三力量的。而這個新預言完全沒有提到火星的血親。松鴉羽強忍住沮喪的嘶喊聲。任何部族都有可能出現第四力量！



第二章

藤

池跟著白翅來到營地附近的一處小溪流旁，濃密的樹葉長滿了枝頭，踩在腳下的新葉季青草又長又茂盛，藤池疲憊的腳掌瞬間湧上一股清涼。感謝星族！她放鬆地吐了一口氣。我皮上的每根毛都在抽痛。

昨晚她跟陽擊和紅柳一起上了一堂嚴酷的訓練課。從旁指導的鷹霜，非得見到這三隻貓互鬥得渾身是傷才肯罷休。現在藤池全身瘀青，被重擊的一隻耳朵仍隱隱作痛。

藤池瞄了姊姊一眼，發現她和自己一樣無精打采。松鴉羽不應該帶鵠翅到山裡去，她想到就氣，要是她被老鷹抓走了怎麼辦？她身負重任，部族不能沒有她。

「我們先休息一下，」白翅放下嚴厲的一面，提議道，「妳們先喝口水，順便把身體梳洗乾淨。」

藤池可以聽出母親的擔憂。雖然她一直擔心我們工作做不好，但我知道她很關心我們。

「不用了，我們不累，」鴿翅喵喵聲說，抬頭挺胸，努力打起精神。「我們應該繼續走，前面就有一個可以採青苔的好地方。」

「你們兩個一看就很累的樣子。」白翅遲疑了一下，繼續說：「我知道有事困擾著妳們。如果妳們不想說，我不會刻意追問。但要記住，我是你們的母親，不管妳們說什麼，都不會嚇倒我，或減少任何我對妳們的愛。」

藤池抽抽耳朵，**我敢打賭妳一定會嚇到。**

但她沒說出口，開心地一屁股坐在冰涼的草地上休息，同時讓白翅伸長舌頭，一口一口地幫她梳理皮毛。對她而言，偶爾被照顧是件幸福的事，特別是從黑暗森林回來之後。在那裡沒有任何貓可以信任，而且必須隨時隨地保持警戒。

「我昨晚做了一個惡夢，」鴿翅坦白，轉頭舔肩上一團糾結的毛髮。「我夢到自己回到山裡，目睹鷹爪被老鷹抓走。」

「別想太多，」白翅溫柔地喵喵聲說，轉過身去，很快幫她把打結的毛舔平。「老鷹不會出現在湖邊。」

就算真的出現了，藤池心想，鴿翅也會比其他貓更先聽到。

白翅幫鴿翅梳理完後，隨即站起身，弓起背，伸了個大懶腰。藤池也跟著站起來，準備繼續往前走。但她發現鴿翅仍然坐在湖邊搔耳甩頭，好像耳朵裡卡了什麼東西似的。

藤池瞄了白翅一眼，發現她在看遠方，於是靠到姊姊旁邊，悄悄跟她說：「妳還好吧？妳的感官還沒恢復嗎？」

「還沒……我還是沒辦法聽清楚！」鴿翅的藍色眼睛透露著憂愁，「我是說，我可以聽見妳和白翅說話的聲音以及周圍的聲音，但再遠的聲音就聽不清楚了。只剩下尖叫吵鬧聲，還有風的聲音。」

藤池用鼻子碰碰姊姊的肩膀。「可能是因為妳在山裡時，耳朵使用過度，」她喵聲說，「妳說過在經過風族上方山脊的時候聽得清楚多了。妳的聽力也許很快就會恢復了。」

「但願如此，」鴿翅喃喃自語，「但已經過了一個月了。我覺得自己對部族一點貢獻都沒有。」

「才不是！」藤池搖頭，「千萬不要這麼想！」

鴿翅嘆了一口氣說：「可是我就像耳聾一樣。」

「不是，這才是**正常的**，」藤池告訴她：「妳——」

她看到白翅轉身，因此沒繼續說下去。「我們走吧，」白翅喊道：「我們還有青苔要採，採完後我還想順便去獵點食物給長老們吃。」

她大步跑向湖畔。藤池和鴿翅對看一眼後，也跟了過去。她們來到一棵節瘤遍布、樹根長滿濃密青苔的橡樹旁。此刻藤池突然注意到附近林子有動靜，她立刻豎直頸毛，繃緊肌肉，擺出攻擊入侵者的姿態。但一發現那是松鴉羽，立刻鬆了一口氣。這位巫醫雖然眼睛瞎了，但依然可以自在的地穿梭在樹叢之間，這讓藤池至今仍感到很不可思議。

白翅停下來，看著林子裡的松鴉羽。「他不應該單獨出來，」她喃喃地說：「藤池，妳去看他需不需要幫什麼忙。」

藤池遲疑了一下；她不想和松鴉羽獨處，她知道他一直想找機會質問她關於黑暗森林的事。

「去啊！」白翅抽動尾巴，指了指松鴉羽的方向。「他的脾氣雖然有點差，不過妳若是去幫他，他一定很高興。」

要是這樣的話，刺蝟都會飛了！藤池邊想，邊跟在巫醫後頭走。

「妳好自為之！」鴿翅在她背後悄悄地說。

藤池加快腳步，一路跟隨松鴉羽瘦小的虎斑身影繞過一處蕁麻叢。「嗨，」她趕上他，並啞聲說：「白翅要我來看你需不需要幫忙。」

松鴉羽抽動一隻耳朵，像是有蒼蠅停在上面似的。「不需要。」他不耐煩地回答。

太好了！那我就可以繼續去採青苔了！但藤池心想白翅一定不會就此善罷甘休。「但你至少讓我跟在後面嘛，」她堅持，「要不然我一定會被叫回來。」

松鴉羽聳聳肩，「好，但你休想幫我帶路。我在這片樹林自由走動的時候，妳都還沒出生咧。我只是想在山谷上面採一些金盞花的葉子，」趁著藤池走到他身旁時，他繼續補充道：「懸崖頂的山坡上有一些生長得不錯的金盞花叢，因為那裡樹木稀少，陽光可以照射到地上。」

藤池很驚訝巫醫竟然能將從沒有見過的地方描述得這麼仔細。她跟在他旁邊，順著崖壁的彎道，踏過顛簸的路面，沿途石塊高低起伏，樹根如群蛇般盤結，好像故意要將他們絆倒。當他們來到山的邊緣，藤池眺望整座山谷，一想到之前夢到眾貓打鬥的血濺畫面，便不由得發抖。

起來，不知道這是不是雷族滅亡的徵兆。

此刻松鴉羽急忙繞過崖頂，穿過一條刺藤叢生的陡峭小徑。為了避開隨地攀長的刺藤藤蔓，藤池必須緊貼地面爬行。前方的松鴉羽突然停下腳步，慘叫一聲。藤池因為太過專注爬行，差點撞到松鴉羽的臀部。

藤池發現原來是巫醫被刺藤的藤蔓纏住，細刺扎進他的皮毛。她伸出一隻腳掌，想幫他把藤梗撥開，但想想還是算了。**要是知道我試圖幫他，他一定會狠狠用爪子伺候我，到時我的傷勢一定比被刺藤扎到還嚴重！**

松鴉羽舉起一隻腳，笨拙地摸索著，想找出刺藤的尾端，口中還不停念念有詞。過了一會兒，他終於掙脫，可以繼續往前爬行，留下一撮虎斑色的毛硬生生卡在細刺上。沿途上雖然還是有刺藤從他的腰腹刮過去，但他停都不停，只管繼續往前。

他們終於來到一處小空地。藤池開心地伸展肌肉，讓暖呼呼的陽光透進皮毛。當下撲鼻而來的強烈兔子氣味，讓她不由自主地口水直流。

「就是這個地方，」松鴉羽喵聲說，「但是兔子的氣味太濃，我根本聞不到任何金盞花的味道。」

藤池走進空地，開始尋找金盞花叢的蹤跡。但眼前僅剩一堆被啃爛的花梗和散落滿地的葉子，在陽光下已開始枯萎。

「我的星族啊！」她嘶聲大叫。

「怎麼了？」松鴉羽追問。

「這裡的金盞花全沒了，」藤池告訴他，「都被吃光光了，一定是兔子幹的好事——牠們的糞便也都還殘留在這裡。」

松鴉羽走向被破壞殆盡的金盞花叢，將鼻子埋入殘枝落葉中，去聞那些乾硬的黑色糞便。「真是慘不忍睹，」他氣急敗壞地說，「我曾試著把金盞花和其他草藥一起種在舊兩腳獸巢穴旁，但它們只有在這種陽光普照的地方才會長得好。」

藤池繞著空地四周緩步走動，希望能找到沒被兔子下毒手的金盞花。她雖然沒有找著，但突然飄來陣陣金盞花的濃烈香氣，讓她困惑地停住腳步。

從這味道聞起來應該是有一堆金盞花才對，但為什麼就是找不到？

藤池張開嘴，嚐嚐空氣，一路順著氣味的方向尋去，最後來到空地邊的山毛櫸前；陣陣的氣味從樹枝飄散而下。

「金盞花會長在樹上嗎？」她嘀咕，「我真是鼠腦袋！」

但藤池確實有聞到味道。她半信半疑地往樹上爬，蹲在最低的樹枝上，爪子緊抓住樹皮，目不轉睛地盯著樹枝與樹幹交叉處的淺凹槽。注滿雨水的凹洞上被放了幾株金盞花，花的根部因為有水的滋養，所以能夠存活下來，並且保持新鮮。

「松鴉羽！」她興奮地大喊：「我找到金盞花了！」

松鴉羽張望四周，一度摸不清藤池在哪裡，接著快步跑到她所在的樹下。「樹上有長草藥？」他不耐煩地說：「要是妳敢要我，我就——」

「我才沒有耍你，」藤池跟他保證，並描述金盞花就被刻意放在樹上注滿水的凹洞裡。

「我把它們丟下去給你。」

藤池拾起一株株草藥丟到地上。松鴉羽說：「這是我遇過最離奇的事，它們怎麼會出現在那裡？」

「會不會是兔子把它們搬到樹上，想說以後再吃？」藤池猜測。

「妳什麼時候看過兔子爬樹了？」松鴉羽語氣苛刻地問，並用前掌將金盞花掃成一堆。「松鼠有藏核果的習慣，」他若有所思地說：「說不定牠們也愛金盞花。」

你什麼時候看過松鼠吃金盞花啦？藤池不敢說出來。「只能說這是個謎。」她喵聲說。她把最後一株金盞花丟到地上後，便從樹上爬下來。

松鴉羽把金盞花分成兩束，好讓藤池也幫忙帶一束回營地，然後穿過空地，再次聞聞被毀壞的金盞花叢。「我們必須想辦法保護這些藥草，好讓它們有機會長回來。」他滿嘴草藥地喃喃說道。

藤池很懷疑這是否可行。在草藥圃的四周築荊棘屏障可是個大工程，更何況這麼做也防止不了兔子的入侵，牠們一樣可以在刺藤叢之間穿梭自如，不會因此就遠離這片林子。

「也許我們可以弄一些狐狸氣味過來，」她建議道：「那些兔子肯定不敢再來。」

「要怎麼弄過來？」松鴉羽用不以為然的語氣問，暗指那是個鼠腦袋的提議。

藤池沉思片刻。「我們可以利用狐狸糞便啊……雖然要把它們帶到這裡來是有點噁心，但說不定會有效。」

「妳要怎麼拿到糞便？」松鴉羽喵聲說，「是要跑去找一隻狐狸，然後跟牠說：『請大一

些便給我』嗎？這根本行不通嘛。」

藤池轉動眼珠，松鴉羽雖然是巫醫，但有時候還真是個鼠腦袋。「用舊的糞便啊，」她回答。「我可不會像你說的，大搖大擺地走進狐狸窩取新鮮糞便。」她自言自語地嘀咕道。和松鴉羽爭辯等於自討沒趣——不知道為什麼，他總是會辯贏。

但松鴉羽卻出乎意料地點點頭。「也許這個辦法可行。等我們把這些草藥帶回山谷，妳立刻去辦。」

藤池嘆了一口氣。這下可好了，她邊想，邊跟著松鴉羽走下小徑。為什麼我非得這麼大嘴巴不可？



回到了岩石山谷，藤池跟著松鴉羽走到巫醫窩，將金盞花放妥。

「你們終於找到一些了！」蓄光一跛一跛地走向前大喊，並將鼻子埋進香氣四溢的葉梗堆中。「我馬上去把它們整理整理，存放起來。」

「謝啦，藤池。」松鴉羽匆匆對她點了個頭，「妳現在可以去處理狐狸糞便的事了。」

藤池厭惡地皺皺鼻子，便走回空地，掃視四周。她很清楚必須找一個戰士陪她去。在尋找狐狸糞便的過程中，可能會有遇到狐狸的危險，若是單槍匹馬去，免不了又被念一頓。花落是她第一隻瞥見的貓。她正好從荊棘隧道出來，快步穿過營地，把一隻田鼠放到獵物堆上。

「嗨，花落，」藤池喵了一聲走向她，「妳要不要和我一起出去找狐狸糞便？」

花落兩眼發直地瞪著她，一副她冒出第二顆頭似的。這也不能怪她，藤池無奈地想。「好讓兔子遠離松鴉羽的金盞花叢。」她解釋道。

「很……很抱歉，藤池，我不能去。」花落遲疑了片刻，回答道：「我答應波弟和鼠毛，要幫他們除蟲子。」說完便急急忙忙往長老窩跑走。

哼！藤池在心裡碎碎念道，如果妳真要除蟲子，去跟松鴉羽要些老鼠膽汁不就得了。

她一開始以為花落是想逃避既麻煩、又有潛在危險的工作，但那不像是她的個性啊……不對，她一定還在為在黑暗森林碰到我這件事感到尷尬。或許她已經開始認清那裡是一個糟糕的地方，所以才不想跟我說話。

她突然聽到背後傳來另一隻貓的腳步聲，嚇得趕緊跳起來。她轉過身，瞥見父親樺落迎面走來，準備把一隻松鼠放到獵物堆上。

「我被你嚇到魂都快飛了！」她倒吸一口氣。

樺落抽抽耳朵，「我還以為妳天不怕地不怕咧，藤池。」

藤池覺得他話中有話，但沒有時間去多想。「我必須去收集一些狐狸糞便，把兔子趕離松鴉羽種的草藥圃，」她喵聲說：「你可以跟我去嗎？」

「當然可以。」樺落俐落地舔舔身上的胸毛，和藤池肩並肩一起朝荊棘隧道出發。

一來到森林，藤池便開始走在前頭，往雷族和部族領土外的樹林邊界走去。「在其他地方應該找不到狐狸的蹤跡，」她解釋，「所有部族對趕跑狐狸都滿有一套的。」

樺落點點頭。「我在三天前的晚上有看到妳，」他沉默片刻後喵聲說：「妳在黑暗森林接

受鷹霜的訓練。」

藤池停下腳步，震驚地看著父親，但願他沒察覺到她怦怦加快的心跳聲。她只是很難想像雷族貓會和虎星以及其他黑暗森林的貓扯上關係，更別說是自己的至親。我該信任任何族貓嗎？她問自己。除了獅焰、鴿翅和松鴉羽絕不可能和黑暗森林有所掛勾外，其他族貓就難說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樺落繼續說：「我在樹林裡看到你。」

「我怎麼沒看到你？」藤池回答，努力掩飾內心的不安。

樺落眼裡閃過一抹笑意，說，「妳當時有點忙。」

「我在那裡學了不少有用的東西，」藤池戰戰兢兢地喵喵說。

她的父親點點頭，收起眼裡的微笑，轉而露出自信的眼神。「他們給我們的訓練還滿不錯的，我們可以藉此讓部族更強大。」他喵喵說道：「我以前自以為已經學會了所有技巧，但現在看來，還有許多方法可以增強部族的戰鬥力。」

藤池不想再繼續談黑暗森林的事。「這些用來對付狐狸應該也很管用，」她勉為其難地說，「你有聞到什麼了嗎？」

樺落琥珀色的眼睛專注地看著藤池，讓她感到毛皮發麻，渾身不自在，過了一會兒，他才抬起頭，張開嘴巴，嚐嚐空氣。「沒有，」他喵喵說，「我們必須再靠近邊界一些。」

當他們跨越雷族氣味標記，進入陌生的樹林時，藤池更是感到不自在。這裡遍地坑坑洞洞，上面鋪滿了潮濕的腐葉；草叢裡處處是突起的岩石，密密麻麻的樹枝蓋在頂上，遮蔽了光

線。藤池不禁打起哆嗦，直覺有東西在監視她，但她轉過身，查看灌木叢和上方的樹枝是否有雙眼睛在閃爍時，卻什麼都沒發現。

「有狐狸！」樺落得意地喊著，「而且我猜測就在附近，往這邊走。」

藤池跟著他繞過一處蕨葉叢，總覺得還是有東西在監視她。她頻頻回頭查看，但從暗影中卻看不出什麼異狀。

「好痛！」她驚叫一聲。她身體被荊棘藤蔓纏住，細刺戳進她的皮毛。她死命掙扎了好一會兒，心想狐狸說不定已經環伺在一旁，就等著她屈服後，輕鬆享用這手到擒來的獵物。

「不要動，」樺落的聲音從她旁邊傳過來，「老實說，藤池，妳剛剛探頭探腦的模樣，簡直跟第一次出營地的小貓沒兩樣。妳難道沒看見刺藤叢就在妳前面嗎？」

「呃，有啊，」藤池含糊地說，「我只是覺得好玩，才走進來看看。」她接著扯開嗓門說：「樺落，救我出來，我不想要卡在這裡等狐狸來。」

她父親開始將她從多刺的枝葉中拖出來，藤池扭動身體，很快就脫困成功。她的皮毛仍卡著細刺，藤蔓上更是沾了幾團銀白色的毛髮。

「乍看之下，還以為下雪了，」樺落乾笑一聲說：「妳確定妳沒事嗎？」

「我沒事，謝啦。」

「那我們就繼續走吧。拜託，這一次妳一定要看路喔。」

藤池跟著他，心裡一肚子火。他簡直把我當成什麼都不懂在說教。他應該要記住，我已經不是小貓了。

藤池在刺藤叢對面的岩石堆之間，發現了一個黑漆漆的洞，正好隱身在濃密的蕨叢底下。強烈的狐狸氣味從裡面飄散出來。

「狐狸窩就在那裡。」樺落用尾巴指了指。

「但是這氣味已經很舊，」藤池說，等不及想表現研判氣味的功力，「我認為狐狸已經走了。」

樺落點點頭。「沒錯。我們得趁著狐狸回來前，趕快收集一些糞便，然後快閃。」

藤池循著臭氣沖天的氣味，在洞口找到成堆的狐狸糞便。她叼起一根枝條，戳進糞便裡，直到枝條一端沾滿糞便為止。

「星族啊，臭死了！」樺落喊道，「真不敢相信我們竟然在做這件事。」

「等你受傷需要金盞花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值得了。」藤池一邊咬著枝條，一邊告訴他。樺落轉動眼珠，「難道沒有比較容易的方法嗎？」

藤池不理會他的問題，嘴裡叼著枝條，一步步往雷族的邊界走。等到安全回到自己的領土，她終於可以鬆一口氣，被監視的感覺也很快跟著消失。

不知道是不是狐狸在監視我們，如果是的話，為什麼牠不展開攻擊？

藤池和樺落一路輪流把笨重的枝條搬到營地上方種植金盞花的空地。藤池叼著枝條，把沾滿糞便的一端抹在草地上，繞著被破壞的草藥叢走一圈。

「這樣兔子應該就不敢來了。」樺落得意地喵聲說。

藤池扔掉枝條，突然感到一陣憂心。「但願我們這麼做是對的。若是其他狐狸聞到這個味

道跑過來，該怎麼辦？牠們會不會以為這就是牠們的地盤？」

樺落聳聳肩。「牠們要是真這麼想的話，那就太鼠腦袋了。不過，我們最好把今天做的事告訴巡邏隊，要不然他們會誤報成是狐狸入侵。」

藤池點點頭。「我會去找棘爪，跟他說這件事。」但願我們所做的是對的，她心想，她的腳掌像是被刺扎到似的，突然湧上一股侷促不安。我們竟然把最大勁敵的氣味帶進領土的中心。

她沿著小徑走回營地，樺落跟在後頭。「我們沿著風族邊界的河岸回去，繞一下遠路，」他提議，「我想把腳上的狐狸臭味洗掉。」

在前往邊界的途中，他們穿過翠綠清涼的蕨葉叢，鮮綠的氣味漸漸掩蓋了他們皮毛上的狐狸味。在熟悉的環境中，藤池逐漸感到放鬆。但在走下山坡前往河邊的當下，她一時沒注意，突然踢到草地上的一根樹枝，跌了一跤。昨晚受訓時受傷的腳，開始隱隱作痛。

「老鼠屎！」她皺起眉頭，碎碎念道。

「妳下次動作要再快些，」樺落說；他顯然很清楚她的腳傷是怎麼來的。「妳應該多加留意腳踩的位置。讓一個愚蠢的意外，造成終生失去打鬥能力，太划不來了。妳應該清楚訓練有多嚴酷。」

藤池很快瞥了他一眼。「是啊。」

和族貓談論她的夜間活動，讓她感到莫名的不自在，特別是那族貓正是自己的父親。樺落一定以為我是虎星的一步棋，她心神不寧地想著。他不知道我是在幫雷族當臥底。但這件事又

不能讓他知道，她越想越不安。

藤池雖然很清楚黑暗森林的貓試圖殲滅所有部族，但卻很難想像樺落和花落會成為雷族的敵人。他們一定是被騙了，而樺落一心只想貢獻部族。但她卻無法完全放下內心的疑慮，那種不安就像蠕蟲般隱隱吞噬著她。

藤池試圖甩開雜亂的念頭；來到河岸，她站在樺落旁邊，低頭望著河水。「我們真的有必要到河裡去嗎？」她問。

「難道妳想帶著狐狸的味道，臭兮兮地回營地？」樺落回應，「我們真的別無選擇。」

他勉為其難地來到河邊，四肢撲通浸到水裡。藤池跟著照做，往河裡稍遠的地方涉去。當冰冷的河水流過她的腳時，她不禁感到畏懼。她趕緊用一隻腳搓搓另一隻腳，想清除附著在上面的氣味。藤池可以聽到樺落在背後濺起水花的聲響，但聲音卻突然停止。

「糟糕，」樺落碎碎念道：「我們被盯上了。」

有四隻貓正從對面緊鄰風族的河岸看著他們。藤池在陽光下眯起眼睛瞧，認出是風皮和他的見習生礫掌，還有石楠尾以及她的見習生荊豆掌。雖然風皮和荊豆掌在昨晚也和藤池一起加入了黑暗森林冗長的打鬥模擬訓練，但卻看不出有絲毫的疲倦。

「你們在我們的河裡做什麼？」風皮質問，「還不趕快滾！」

樺落不為所動。「這條河不屬於你們！」他說：「我們和你們一樣都有在這裡活動的權利。」

「你們的領土只到河岸，」石楠尾不客氣地說，「你們的氣味也只標記到那裡。」

「你們還不是一樣只將氣味標到河岸，」樺落回嗆，「我就不相信哪隻貓會有本事把氣味標記延伸到流動的河水去！」

藤池站在水深及肚的河裡，感覺自己的模樣蠢到極點。她抬高頭，看到那些站在對岸的貓們。接著她走回樺落身邊，伸出尾巴，拍拍他的肩膀。「我們走吧。」她喵聲說。

樺落還是沒有要走的意思。「這條河不屬於任何一個部族，」他義正詞嚴地說，「我們什麼時候要來這裡洗腳，是我們的自由。」

風皮轉動眼珠，為了避免石楠尾聽到他對他們說的話，於是刻意將身子往河岸傾。「聽好，我不想為了這件事和你們起衝突，」他悄悄地說，「但如果你們執意要爭到底，我只好動手了。趕快走，有沒有聽到？」

樺落看似已經聽進去，但就在這個時候石楠尾突然走上前。「別浪費時間跟他們囉嗦，」她發出嘶吼，「如果他們不離開，我們只好出招。荊豆掌，妳還愣在那裡做什麼？」

「讓我來教訓他們！」礫掌自告奮勇。

「不用了，礫掌，」風皮告訴他的見習生：「這兩隻雷族跳蚤毛球，不值得你動手。」

藤池感到一陣不安，她發現其中兩隻加入黑暗森林的風族戰士竟然沒有站在自己族貓那一邊，而是暗中袒護起她和樺落。**有沒有搞錯！**

「可是這兩個小混混侵入我們的地盤，」石楠尾走向前，直盯著河面，眼裡閃著怒火。

「再不走，休怪我們不客氣。」

「走啦，」藤池催促樺落，「我可不想招惹更多麻煩。」

「話是這麼說沒錯，」樺落同意，「可是是他們先挑釁的，」他怒氣沖沖地蓬起頸毛，和石楠尾四目交接。「我們又沒有做錯事，何必要退讓。」

藤池錯愕地看著他跨過河水，撲到風族領土的岸上。風皮咆哮一聲，跑到族貓的旁邊。「鼠腦袋！」他對著樺落嘶聲說道：「你非要逼我動手不可！等你到黑暗森林時，我們走著瞧。我非得好好教訓你，好讓你明白該對誰效忠。」

「對，到時候就看我們怎麼修理你！」荊豆掌附和，蹲低身體，擺出飛撲的姿態，腳下的草被他撕得碎爛。

石楠尾似乎將注意力全放在樺落身上，而沒有聽到族貓們窸窸窣窣的說話聲。藤池鬆了一口氣。

藤池勉為其難地涉過河水。我必須力挺自己的族貓！睡夢中必須打鬥，醒著時也要打鬥，我該不會一輩子都將在戰鬥中度過吧？

藤池還沒撲到對岸時，就聽到雷族領土傳來貓咪踏過枯葉的沙沙聲響。此刻，栗尾領著巡邏隊隊員蜂紋、榛尾和莓鼻從榛木叢現身。四隻貓兒身上都帶著獵物。

「發生什麼事了？」栗尾放下嘴裡的田鼠問。

感謝星族！藤池轉向那玳瑁戰士。「我和樺落在河邊洗腳，」她解釋，「然後，這群風族巡邏隊跑過來驅趕我們，所以——」

「所以你們就只為了洗腳的事，而要大打出手，」栗尾嘆了一口氣，「我從沒聽過這麼荒謬的事！藤池、樺落，現在立刻給我回來。」

藤池鬆了一口氣，乖乖地爬上岸，一一抖動四肢，順勢把水甩掉。樺落先是惡狠狠地瞪了石楠尾和風皮一眼後，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從對岸涉水回到自己的領土。

藤池一肚子毛骨悚然。父親從沒有這麼喜歡逞凶鬥狠過，她心想。黑暗森林正在改變他！

「大家走著瞧！」樺落轉頭喵喵聲道。

「誰怕誰。」風皮反噏，尾巴猛烈來回擺動著。

藤池跟著栗尾和大夥兒一起回營地，一路上內心的焦慮開始如洪水般席捲而來。今晚還會有更多麻煩，她越想越不安。在黑暗森林受訓已經夠受罪了，現在還槓上風皮。不知道何時才能結束這一切？